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六

咸豐十年庚申九月丁酉河南巡撫慶原奏竊臣於八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喫佛兩表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等因。欽此。當即恭錄咨照毛昶熙。賈臻。一體欽遵辦理外。伏思喫佛二逆。妄肆鴟張。意圖窺逼。以致

都城戒嚴。率土下民。無不引深髮指。臣前奉

諭旨。即經挑派勇勇川楚勇共三千名。飭令副將黃得魁。遊擊趙喜。管帶先後啟程。奏報在案。第以逆氛近逼。

宵旰焦勞。臣以豫省為北路門戶。邊防未靖。未能親督前驅。減此

朝食。每一念及。不禁痛心疾首。中夜徬徨。茲復仰承

恩命。飭即親統兵勇。赴京援勤。得。稍遂愚忱。感激奮興。其可言
喻。當即飭令黃得魁。趙喜義等。所帶勇隊。作為頭二起。迅
速前進。臣即於所部各營兵勇隊內。逐加挑選。擇其年力
精壯。技藝嫻熟者。分營管帶。編列隊伍。臣親加簡校。申明
紀律。其不能得力者。立時裁汰。另行分別募補。集成馬步
兵勇九千餘名。連黃得魁。趙喜義勇隊。共一萬二千餘名。
飛調得力將弁。尅日來營。以資管帶。一面飛飭省局。趕備
槍礮刀械火藥鉛丸等件。趕緊製造旗幟號衣。俾兵勇可
分起接續啟程。惟軍行首重糧餉。擬先帶一兩月兵勇口

糧以資到京支發。臣於奉到

諭旨之日。立即飛致藩司。迅籌設措實銀十萬兩。以作臣剋日赴
援糧餉。臣定於九月初一日。由營啟程。到省後。再將巡撫
篆務。交藩司署理。即行統率兵勇。兼程赴援。以期會合諸
軍。共圖掃蕩。仰副我

皇上盪寇綏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慶廉奏。遵旨統兵赴京。援勦一摺。據稱。於
所部各營兵勇內。挑選九千餘名。速黃得魁。趙喜義。所帶勇隊。
共一萬二千餘名。並設措實銀十萬兩。以作糧餉。即行統率。剋
日起程等語。足見該撫敵愾同仇。甚為勇往。惟前因河南捻匪

鳴張官軍失利。恐慶康一經北上。擒匪即乘虛北竄。甚為可慮。當諭令該撫斟酌辦理。現在夷人焚掠園庭。稱兵要挾。守城王大臣業已令其入城。聽候恭親王等辦理。撫局。僅撫局議定。即行退去。亦可不煩兵力。若再行猖獗。不得不痛加勦洗。若慶康行抵直隸境內。暫行紮住。聽候諭旨。再行前進。亦可兼顧本境。擒匪。杜其北來。不至肆意紛竄。該撫既已出省。督兵需員。慶康著無庸來京。至所帶兵勇。尚可再加挑揀。精益求精。以期得力。勝保所調之黃得魁。趙喜義等。仍著迅速帶勇前來。歸勝保調遣。該撫請撥山陝餉銀。已寄諭該省矣。

盛京將軍玉明。戶部侍郎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竊等玉

明於八月十九日。在田莊臺防所。准錦州副都統來咨。恭
悉。

乘與巡幸木蘭。當因聞外人心搖動。盜賊潛起。甚為可虞。亟應回
省。統籌全局。鎮壓撫綏。以固根本。與李景霖函商。意見相
同。隨即會同具奏在案。於二十二日拜摺後。起程回省。二
十六日行抵遼陽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八
日奉。

上諭。嘆唏兩衷。奪我大沽礮臺之後。大肆猖獗等因。欽此。自應統
帶官兵。馳赴。

行在叩覲。

天顏。以備危從。惟調兵籌餉。製辦軍裝。均須到省商辦。當即兼程前進。於二十七日回省。與鄂倭仁悉心商酌。覆查奉天通省所有官兵。業經儘數分派沿海防堵。現在省內官兵。僅勝千餘。況金州海口。夷船去來靡定。更恐該夷在通州受德分竄。濱海肆擾。防兵仍應駐守。未便裁撤。省城根本重地。

陵寢

宮殿保護極為緊要。刻下人心惶惑。西北一帶。賊匪竊據。亟宜彈壓緝捕。在在需兵。而木蘭護

駕之兵。尤為刻不容緩。鄂等再四籌商。惟有先將營兵駐紮之馬

隊五百名。飛達調回。達斡玉明帶回田莊臺馬隊二百。再由省挑選三百。共備馬隊一千名。惟熊岳調回馬隊。所乘大凌河馬匹。類多驢馬。羸瘦疲乏。不堪適用。亟須添補更換。而大凌河牧羣。現存馬匹無多。不敷撥用。應即由省採買馬六百匹。其軍火鍋帳器械餉需。均須趕緊備齊。所調馬隊兵一十名。俱係挑選曾經出征。年力精壯者。派令副都統銜協領常陞。候補協領穆錦。統帶一俟齊集。於九月初六日。先令頭起官兵起程。斡玉明即分起陸續督催趕行。星夜馳赴熱河叩謁。

蹕宮。跪聆。

聖訓

硃批知道了。

戊戌。察哈爾都統慶昶奏。竊自八月十五日前後。道路傳

言

京城一帶。逆夷猖獗。李當派候補驍騎校訥其春等。前往密探。嗣於十八日。該員回口稟稱。偵得逆夷由通州已至朝陽門外。不時馳騁。各路軍營。連環北面一帶地方。駐紮。居民尚屬安堵等語。其時此信一到。張家口商民亦覺浮言稍息。復經續派前鋒萬福等。星夜接探去後。適值八月二十二日。張理廳有監犯五十餘名。白晝傷人。反獄脫逃之

案。迨至旗營得信。業已追捕無及。因而兩堡人心。又經惶
惑。正在逐業行查間。據該兵丁等回口稟稱。偵得二十二
日。逆夷益見猖狂。繞至

京畿北面。由清河一帶直達

圓明園土道。見有夷人來往。洋銀買物。遠結人心。各等語。

聞說之下。五內如焚。伏思。拳年雖六十。精力未衰。自顧愚
頑。分應効命。當此夷勢鴟張。軍民震動之際。思之實深切
齒。查張家口駐防旗營。額設馬甲六百名。閑散壯丁。尚復
不少。與其株守一隅。或可領之。惟敵。况現有督捐產捐兩
項存款一萬六千餘兩。足敷置造帳房。買辦軍火。支發口

分等項之用。合無仰懇

聖恩。准由張家口駐防旗營馬步甲兵以及閑散中。挑選精壯五六百名。酌派營總隊官。並文案等事各員名。共作一起。由
李管帶前赴

行在隨

駕當差。抑或應赴何處防堵之處。恭候

欽定。如蒙

俞允。所有察哈爾都統印信。李應行隨帶。以便行文。其羣牧關防。擬交各該羣值年主事等。暫行看管。軍臺關防。擬派協領一員管理。至於一切日行事件。即令該員自用本任關防。

代拆代行。以待副都統康至到任。再行接辦。

慶昫又奏。本年春間。遵

旨調到西林郭勒官兵一千名。在察哈爾正藍旗地方。駐紮操演。計今已逾半年。且其地方相離熱河。不過五六十里。間距圍場尤近。當此

聖躬駐蹕。防守應嚴。此項官兵。可否令其移營熱河。仍令總管珠克都爾帕木。照料。仍由多倫廳支給口分。抑或調至古北口。內外地方防堵。或仍令操演。另作準備差遣之處。理合一併請

旨遵辦。

諭軍機大臣等。慶昫奏請帶官兵前赴行在一指。據稱探聞夷匪猖獗。繞至京北。請由張家口駐防旗營內。挑選精壯五六百名。帶赴行在。隨營營差。或派往何處防堵。請旨進行等語。現在夷務未定。張家口地方。直通庫倫恰克圖等處。亟應嚴行防範。且兩堡人心惶惑。尤須妥為彈壓。以資鎮靜。慶昫著無庸前來。仍督率各員。勤加偵探。實力稽查。以防姦宄。而定人心。另片奏請將西林郭勒官兵。調至熱河等語。此項官兵。仍著在察哈爾正藍旗地方駐紮。飭令該總管珠克都爾帕木。認真操演。聽候調遣。無庸調赴熱河。

慶昫又奏。竊查節次欽奉

諭旨。飭查口外元寶溝與三寶溝因何互異。當將密札委員分頭往查情形。隨時奏蒙

聖鑒在案。嗣經訊據拏獲之吳金榜家人太平兒供稱。元寶溝在三寶溝西北。舊名努克圖溝。元寶溝之名係吳金榜自行更改。吳金榜等交接盜匪。曾在其內窩藏等語。復將太平兒飭交協領舒都爾吉帶同前往三寶溝地方。令其當面指引查勘去後。茲據回口稟稱。吳金榜認墾之地。在張家口外西北。約三百餘里。周圍百數十里。自張理廳民界西北行。經霍碩克圖壩。豐吉塔爾朗口。布岱花。至察汗赤魯臺。今改名白石頭溝。由察汗赤魯臺至湖普。即吳金榜所

居之處。今改名三寶溝。又自海魯素臺西北行。經莽哈圖
瑪呢圖。亦昔烏蘭哈達。至得博爾托懷。今改名波箕灣。由
波箕灣。亦至湖普。又自察哈爾正黃旗之佑安寺東北行。
經烏爾哈達。得博爾托懷。亦至湖普。湖普新墾地界之外。
西北三里許。正黃旗羊羣界內。有溝曰努克圖溝。據吳金
榜之家人太平兒指稱。吳金榜將此溝改名元寶溝。查驗
東西約長四五里。南北約寬或三四丈。或一二丈。或數尺
不等。南北皆土岡。約高二三丈。詢據附近各蒙古等。余稱
新開之地。原係公奕興牧廠。其間並無漢語地名。如三寶
溝。白石頭溝。波箕灣等名。均係開地之後。吳金榜等所改。

其餘各處地名。仍係蒙語。並未更改漢名。自是吳金榜認
望地畝。居住湖善後。將附近地名。任意編造。又將努克圖
溝。改呼為元寶溝。無疑等語。又據佐領明奎稟稱。奉飭暗
向販茶商民。訪查得張家口至恰克圖。計程約四千三百
餘里。其山川險要之地。均在喀爾喀四部落地方。察哈爾
界內。地多平原曠野。間有崎嶇之處。不在衝途。無險可扼。
由口赴恰道路。除軍臺之外。商賈之路有三。分東西中。東
路自烏藍壩。入察哈爾正藍旗界。經內札薩克西林郭勒
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爾貝子等旗游牧。入外薩克車
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經達里岡愛東界。入車臣汗

部落之貝勒等旗游牧。達於庫倫。由庫倫方達恰克圖。此
東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壩河洛壩。經四子部落
沙拉木楞圖什業圖汗旗。至三音諾彥旗。分為兩路。其一
西達里雅素臺科布多。其一東達庫倫。由庫倫達恰克圖。
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門外西溝之僧濟圖壩。經大紅
溝黑白城子。鑲黃旗牛羣大馬羣鑲黃旗羊羣各游牧。入
右翼蘇呢特王旗。經圖什業圖汗旗車臣汗部落之貝勒
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魯倫河。達庫倫方達恰克圖。此中
一路也。其自瀋陽赴恰者。係行多倫諾爾廳界。入察哈爾
旗界併路。其自歸化城赴恰者。係行察哈爾北界。毗連蘇

呢特王旗地方併路等語。維時李先已密札舒都爾古令其不動聲色。而向該員素識之明白可靠蒙古官員。各就所轄隨時留意。暗中訪察。倘有俄夷消息。不論何處何人。即行飛報。斷不准張大其事。致啟他端。現在僉稱只有賊匪行跡。並無俄夷來去。

硃批覽奏均悉。

己亥。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本月初三日。將夷人進城後籌辦情形。業經由六百里馳奏在案。查臣等於初二日。給與啖佛兩夷照會。詢以何日換

約該酋久未照覆。城內夷兵。間有遊行街市。尚無滋擾。初四日亥刻。接到噶嘑兩夷照會。並噶夷偽將軍克首照會一件。均藉口於前獲夷兵二十餘名。監禁凌虐。噶夷則稱欲賠恤銀三十萬兩。及拆毀

圓明園宮殿。噶夷則稱給銀二十萬兩。及康熙年間。各省天主堂。並傳教人墳塋。查明給還。均定於初七日照覆。初九日給銀。初十日畫押換約。各等語。種種狂悖情形。實堪髮指。臣等伏思逆情猖獗。非勦撫兼用。斷不能杜其要挾之謀。然必有自守之策。而後或勦或撫。均可相機而行。不致動形掣肘。以

都城雉堞堅厚。即逆夷破火猛烈。尚可憑高自固。如城中於
釋放巴首後。盡心防守。共濟艱難。該夷豈能遽行得志。現
在天氣漸寒。該夷紮營城外。進退無據。臣等乘機殲撫。亦
可冀就範圍。乃該王大臣巧為卸責。輒稱訂期開城。為

宗

社蒼生之福。殊不知開門揖盜。何福可言。迨該夷進城後。慶惠等
來見。詢以何所主見。輒行開城。僅稱不能禁止兵丁。別無
把握。可見該王大臣等。被夷人虛聲恫喝。為一身自全之
計。初非為大局起見也。臣等接閱該夷照會。任情要挾。有
萬不可允之處。然一經駁斥。必致決裂。現已反客為主。在

我幾成內外受敵之形。而賊轉有戰守兼全之勢。且恐擾及

宮庭。所傷必多。而一味速就。又復何所底止。勝保所帶馬步各軍。雖遠來疲乏。亦尚可督帶襲擊。但恐城外攻勦。未操必勝之權。而城內已成糜爛。且天津後路圍練。節據焦祐瀛等函稱。均係烏合之眾。未可深恃。通盤籌畫。未能計出萬全。昨日慶恩。周祖培。陳孚恩。趙光。寶馨。麟魁。同至城外。詢以何策。則均以悉允所請為詞。臣等擬轉思維。實無良法。是以給以照覆。暫為羈縻。如果別無枝節。尚可屆期換約。現飭恆祺等前往。妥為而訂。設有反覆。即將允給銀兩。

暫緩給予。以免墮其奸計。前據俄囉斯伊酋來書。屢請前赴喚咈夷營。代為說合。昨又據崇厚。恆祺等。面稱該酋現已進城。暫住北館。仍自請赴喚咈兩夷營。勸阻。允給銀兩。尚可從緩。且可酌減。並稱不致久駐京師。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處。不便駐紮。近京地方等語。臣等明知此事係俄夷慫恿。今為此言。何可盡信。然解鈴繫鈴。究出一手。若不允其前往。難保不倍加作祟。因給與照覆。令其前赴勸阻。設能如其所言。於撫局不無裨益。而伊酋事後如有要求。再作理論。本日早間。復據慶英成琦。崇厚。來寓。面稱咈夷帶兵官孟酋。向該員等密語。以喚夷狂悖過甚。心中頗為

不服。不願與該夷同在一處。無如噶首與頓首同辦一事。未便明言。天氣寒冷。難以在此過冬。如可早日換約。即願退兵等語。臣等伏思。噶夷桀驁狂妄。亦恃噶夷為黨。與如可乘此離間。使噶夷先行退兵。則噶夷之勢既孤。議撫既可冀有端緒。即議勦亦較易制勝。因令慶英等密為開導。僕無中變情形。即當相機辦理。總之處此艱難之會。計窮力竭。為此委曲求全之計。均出於萬不得已。若城守嚴密。何至為人所制。不能展布。至於此極。此所以再四躊躇。不能不痛恨於債事諸臣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於初四日亥刻。接到噶夷照會。聲

稱被獲夷兵。凌虐過嚴。欲拆毀。

圓明園等處

宮殿。當即連夜札調恆祺來寓。令其前往阻止。乃初五日辰刻。該御來後。正在諄囑商辦間。即見西北一帶。煙焰忽熾。旋接探報。夷人帶有馬步數千名。前赴海淀一帶。將

圓明園

三山等處

宮殿焚燒。且等登高瞭望。見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慘目。所不忍言。該夷到後。以大隊分紮各要隘。探報無從前進。其焚燬確有幾處。容俟查明。再行詳細具奏。據恆祺面稟。該夷

云。藉此洩憤。如派兵攔阻。必於城內。

宮殿拆燬。以送其毒等語。臣等辦理議撫。致令夷情如此猖獗。祇因夷兵已攔入城。不得已顧全大局。未敢輕於進剿。目覩情形。痛哭無以自容。

硃批覽奏曷勝憤怒。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辦理撫局。並調兵籌餉。事務紛繁。差委需員。適有二品頂戴長蘆鹽運使崇雋。鹽運使銜天津道孫治鹽運使銜通永道德椿。奉差前來。察看該司等辦事勤能。堪以差委。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在具摺聞。接奉寄信。

諭旨。著恭親王等。於京城西北附近地方。擇地駐紮。文祥便可兼顧園庭。仍隨恭親王辦理一切等因。欽此。查二十二日以後。奏人於德勝安定門外。至海淀等處。成羣結隊。時來時往。若於西北一帶駐紮。城中信息隔絕。於辦撫事宜。往來實多不便。儻該夷於就近處潛來窺伺。一時兵力未能得手。恐轉致引賊北犯。於大局更有關係。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前因武備院卿恆祺。以辦理撫事。須有幫辦之人。經臣等札飭前任倉場侍郎崇繪。幫同辦理。奏

明在案。現在議撫各事宜。頭緒紛繁。該卿等往來仍恐未能兼顧。臣等因復札飭倉場侍郎成琦幫同辦理。以期無誤。

硃批知道了。

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擊正興恭親王奕訢等會同具摺。於初五日亥刻。接奉初二日寄

諭。現在夷人已退至黑寺等因。欽此。查夷人自退至黑寺後。海澱土匪。屢次擊獲多名。即行正法。貝子綿勳帶兵一千名。赴圓明園彈壓。往者不過二百餘名。土匪聞知。即勾結夷人。帶隊來撲。綿勳眾寡不敵。幾為所獲。嗣後夷人時有往來窺

伺土匪因之肆擾。昨日午刻。逆夷又糾合馬步數千名。焚燒

圓明園等處

宮殿。火光燭天。至今未熄。土匪乘機而起。其勢甚張。非悉數捕獲。嚴懲。不足以靖奸宄。惟才於前日進城。察看動靜。曾帶健銳火器兩營兵數名同往。該兵弁聞有夷兵。不敢入城。輒行逃散。兵情惟怯至此。現在撫議尚未定局。設令帶兵前往。該夷聞知。必來攻城。既無得力官兵。足以抵禦。且恐交仗之後。城內別生枝節。於土匪未能勦捕。而夷兵在城中。更肆滋擾。因擬趕緊設法辦撫。儻能於初十日換約。

夷兵退紮較遠。即可督兵前往。抄捕海澆西北一帶土匪。斷不任其橫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撫議情形。業經於本月初四初六等日。兩次諭令迅速進城換約。免致另生枝節。本日據恭親王等奏。接到唎喇照會。設法羈縻一指。該夷任性情形。實堪髮指。惟業已入城。一經駁斥。必致決裂。只可委曲將就。以期保全大局。俱著照恭親王等所議辦理。該夷既訂期初十日換約。計諭旨到時。和約已換。換約後如何情形。務即迅速馳奏。俄酋既願從中說合。不必拒絕。設能如其所言。於撫局不無裨益。文祥奏請俟撫議就緒。再行督捕土匪之處。此等匪徒。必

須務捕淨盡。以示懲儆。現時既未便查辦。著照所請行。

又

諭前據文煜奏。暫回省城。調齊兵勇。星夜北上等語。現在夷務。雖經恭親王等辦理。撫局。惟該夷肆意要求。時有反覆。仍令勝保嚴兵以待。因思勦撫尚未定局。各兵勇到京後。邊廷觀望。轉恐致懈軍心。且曹單一帶。時有土匪窺伺。若巡撫帶兵連出。必致人心惶惑。著文煜統帶兵勇。至直隸境內。暫行擇地紮住。聽候勝保調遣。再行前進。既可就近接應。亦可兼顧本省。此時大兵雲集。需餉浩繁。此項兵餉。仍飭山東藩司籌畫。源源接濟。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英桂奏。親自督兵。並先派令慶德帶領本標官兵。星夜兼程赴京等語。現在夷務。雖經恭親王辦理撫局。惟該夷肆意要挾。狂悖桀驁。殊出情理之外。仍令勝保嚴兵以待。因思勦撫尚未定局。各兵勇到京後。遲延觀望。轉恐生懈。且巡撫帶兵遠聲。必致人心惶惑。除慶德仍遵前旨帶兵赴京。聽候勝保調遣外。英桂所帶官兵。一入直境。即可紮住。聽候勝保蒞調。再行前進。既可就近應援。亦可兼顧本省。此時大兵雲集。需餉浩繁。此項仍由山西籌畫。源源接濟。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頭品頂帶候補侍郎才勝保奏。竊才前將援兵到京數

目奏

開在案。自二十九日以後。西安六起營總觀隆。七起營總德克敦。布等馬隊八百名。總兵伊綿阿。所帶之前起陝西官兵二千名。天津鎮總兵冷慶。大沽協副將徐廷楷。所帶官兵三千名。俱已陸續到來。李俱令其在西便門外之天靈寺一帶。相度地勢。築營屯紮。其臨清協副將文英。所帶官兵一千五百名。即令駐紮蘆溝橋。以為後路策應。聽候調遣。惟各營帳房器械。多不齊全。李已於由河南道

旨解到之糧槍一千桿內。提出四百五十桿。解京交守城王大臣分撥應用。其餘五百五十桿。發交直隸糧臺。配給新到官

兵以資攻剿。又咨行工部及武備院。調取帳房火藥鉛丸。俾資接濟。其陝甘未到後起官兵二千二百名。及所調河南之南陽彝勇川楚各勇三千名。並山東勇丁三千名。均已報起程。行入直境。現已專弁飛提。以期剋日齊集。惟前調之總兵張得勝。鮑超各勇。及傅振邦撥來兵勇。既無到來信息。亦未據報何日起程。應否再行飭催。出自

聖裁。等語。現在惟就已到各隊。勤加訓練。力求整頓。以冀休養兵力。

遵照

聖諭。不敢輕於一試。總期謀定後戰。計出萬全。至等既蒙

天恩。諭令總統各路援兵。責任至重。必須佐理有人。俾資襄贊。查

荆州將軍都興阿。前於充當侍衛時。曾隨努獨流軍營數月。深為得力。且曾幫辦湖北軍務。今既統帶馬隊前來。可否仰懇

天恩。即飭該將軍。作為幫辦努軍務。以助努一臂之力。實於大局有裨。惟山東山西河南各省撫臣。現供奉

旨。飭調勤王。努愚以為該撫等。皆有封疆之責。現在夷務雖然喫重。但使兵力厚集。即足以資勦辦。該撫等似可無須親身前來。免致疏虞。至河南本省軍情。尤為緊急。除所調之黃得魁趙喜義等勇丁。仍應飛速前進外。其慶唐英桂文煜等。可否

飭令暫緩來京。以免各該省空虛。其所自帶官兵。應否仍令前來之處。伏候

聖明裁奪。至連日夷情。據恭親王等面稱。該夷因前被獲夷人。有監斃短少之處。欲索現銀五十萬兩。作為抵償。並焚燬三山。以洩其忿。然後再定期換約。種種意外要挾。實堪髮指。且該夷聲言。若我軍此時與之交仗。伊即徑攻

紫禁城。總由安定一門。為賊所踞。可以任所欲為。種種牽掣。貽患無窮。弩本擬督隊馳赴海淀。奮力角戰。惟權其重輕。不得不存投鼠忌器之見。是以中止。每一念及。憤懣填胸。此時祇好待恭親王等議定和約。逆夷退出城門後。或一

切已允其所請。而仍不退兵。誓即當親執桴鼓。督率諸軍。誓與該夷決一血戰。以復

國家之讎。以紓臣民之憤。而後已。再恭親王。及桂良。文祥等。現在設法議和。實因守城大臣。感於恆祺危詞懇懇。以致城門為賊誘開。授人以柄。議戰議和。俱無把握。不得不委曲求全。為力保

宗

社計。而其茹痛含憤。勢處萬難之情。莫可言狀。幸惟有俟恭親王等知照到日。應否決戰。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勝保奏。已到官兵數目。並請派大員幫辦。

一摺。據稱各省官兵陸續已到六千五百名。現令分地屯紮。俟河南山東陝甘等省兵勇到齊。約有一萬五千餘名。兵力漸厚。著即勤加訓練。以成勁旅。所謂張得勝鮑超兩軍。尚未據該大臣等覆奏。苗練業經翁同書傳振邦飭知。亦尚無起程日期。調兵既多。糧餉為難。撫局如能速就。亦可不必要再催。至慶康自請帶兵勇一萬二千名前來。昨已諭令在直隸境內屯紮。聽候調遣。黃得魁等所帶之勇。仍令赴京。文煜英桂各帶兵一千。本日諭令暫紮入直地方。聽候勝保調遣。惟總兵慶德帶兵二千。令其剋期前進。該大臣請派都興阿幫辦之處。該將軍此時未報起程。著俟到京時。再降諭旨。

署山海關副都統寶山奏。竊查擊寶山。前以吉林兵一千名。留備防範之用。奏蒙

硃批。著即派寶山管帶調遣。欽此。伏查山海關。南濱海口八里。北距山根八里。長城邊關相聯。東西羅城通衢孔道。極險要隘。莫甚於此。其截留吉林兵一千名。業於八月二十四日到齊。遵

旨。即飭帶兵官。改為步隊。分布要隘防堵。督同協領和威阿順。於鎮城內外長邊一帶。周歷履勘情形。處處亟應戒嚴。所有滿營調防官兵。以及截留吉林官兵。山永協營兵。臨榆縣團勇。統計三千餘員名。均已擇要分布守禦。設有警

報馳至。隨地隨時調遣。總使內外聲氣相通。攻守相助。務期鞏固城池。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各項兵團。統歸汝調遣。

寶山又奏。督前於八月二十九日。欽奉

諭旨。現在夷氛緊急。著即飛飭帶兵官。迅速前赴熱河。並著趕緊迎提等因。欽此。督遵。

旨。即於二十九日。委員持文迎提在案。嗣於九月初三日。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咨。奉

上諭。黑龍江前隊西丹一千名。即抵山海關。著迅即飛飭速急折赴熱河。後隊西丹一千名。勿庸進山海關。迅即由草地前來熱

河護駕等因。欽此。並稱此項西丹。由何處行走。折赴熱河。應由
盛京將軍指定。飛飭帶兵官。遵照前進等因。查黑龍江前
隊四起。西丹一千名。自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初四日。均
已進關。飭令出喜峯口。由平泉州直赴熱河在案。後隊四
起。西丹一千名。若連總抵關。止可放進。接踵兼程前進。以
期便捷。未便截留久待。業於九月初三日。一面飛查

盛京將軍。迅將此項西丹。改由何道折赴熱河。立即見覆奏
報。一面委員遠探。據稱黑龍江後隊西丹一千名。俱已連
總前進。九月初五日。頭起業已抵關。即於初六日。點查
進關。飭令兼程前進。一併出喜峯口。速赴熱河。正在具奏

聞。又於九月初四日。准

盛京將軍玉明咨稱。該將軍遵

旨帶領官兵。進山海關。馳赴熱河護

駕。即飛知直隸總督。永平府知府。飭令經過州縣。豫備應付。毋

誤軍行。

硃批。知道了。

辛丑。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
道御史陳鴻翔。奏。竊臣等於八月十六日。接奉十二日寄

諭。令臣等激勵紳團。節節牽制等因。欽此。旋即探聞

皇上木蘭秋獵。夷匪逼近。

京師城內居民。遷徙紛紛。瞻望

闕廷。莫名悲憤。臣等抵王慶坨後。屢次派勇。會同恆福所派奮勇隊。設法燒毀夷船。不意竟為所覺。防範愈形嚴密。該夷運送器物。水陸結隊而行。即滄靜之勇。密赴賊營。亦俱未能得手。十六日。天津官兵。在英家場地方。斬殺夷匪。亦未能掣動賊勢。臣與臣寬惠。晝夜籌思。萬分焦急。嗣於二十二日。准恆福咨稱。恭親王奏。訖札開。無論馬步官兵。鄉團義勇。立即派委得力官紳。裹帶餼糧。星馳來京等因。是時天津鎮協官。兵業經恆福催調前進。臣等所帶之勇。愈形單薄。既不能牽掣後路。自應陸續北上。以壯聲威。當即

派令直隸候補知府劉策先。鹽山縣知縣李景沆等。督帶
練勇八百餘名。由永清固安一帶。馳赴距京三十餘里之
黃村。與官兵聯絡聲勢。臣等暫駐永清。催調後路各勇。相
機前進。現又探聞八月二十九日。令夷人進城議撫。未知
如何定局。但冀速能有成。

聖駕回鑾。而人心自定。屆時臣等查看情形。即將所募之勇。量為
裁撤。以節糜費。

硃批知道了。

焦祐瀛等又奏。再准恆福咨開。八月二十日。欽奉

上諭。恆福著即迅速到古北口內駐紮。其天津夷務。著即責成寬

惠等會同焦祐瀛等辦理等因。欽此。現在臣等帶勇北上。去津郡較遠。查該處夷人尚不驚擾居民。亦無土匪滋事。王慶坨一帶村莊。聞通州開仗。人心不無惶惑。經臣等面諭紳耆。示以鎮靜。亦頗安謐。惟是夷蹤北犯。

京師戒嚴。臣等雖勇力單薄。未能阻遏兇鋒。而捫心自問。實屬庸懦無能。有負

皇上委任。相應請

旨將臣等交部嚴議。以示懲儆。

硃批。數萬勁旅。尚不能稍遏兇鋒。汝等所齊之團。焉能自效。所請嚴議著寬免。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奏。竊維中國之取外夷。必須成足以制之。而後恩足以結之。我

皇上德被寰區。

恩周中外。上籌

國計。下卹民生。明知啖哂等夷。犬羊之性。貪得無厭。而頻年議撫者。原欲暫事羈縻。期於相安無事也。乃該夷詭詐異常。句結各夷。串通漢奸。要求愈甚。近又竄踏津沽。蔓延畿郊。大肆披猖。我

皇上赫然震怒。調將徵兵。以期埽盪羣醜。凡屬血氣之倫。莫不攘臂奮呼。踴躍用命。臣受

恩深重望

閱瞻依。謹就常見所及。敬為

皇上披瀝陳之。查夷人向以貿易為國。惟利是視。聞從前道光年間。倭夷由廣東竄擾江浙。係向各商船稱貸而來。迨就撫後。所得僅數還債。各商船無可再借。是以十餘年。未敢再犯中國。此次連檣北竄。仍係各國湊集。有扶而求。希獲重利。並非覬覦土地。現已節近霜降。西北風漸行。司令該夷去國萬里。豈能日久逗留。况各國烏合。勝則相爭。敗則一閱而散。此一定之理也。

皇上深居端拱

命將出師。不旬月間。必將告捷。萬無意外之虞。溯查嘉慶十八年。林逆滋事。變起倉卒。京外人心。大為震動。

仁宗睿皇帝駐蹕熱河。一聞警報。兼程

回鑾。入京之日。人心大定。此時逆夷雖窺近

畿郊。而京城守禦有備。尤非從前林逆之豫伏內應可比。臣所謂所謂

聖心至宜堅定者此也。外間傳鈔

諭旨。斬獲黑白逆夷。分別優賞。洵足勵士氣而鼓人心。臣查調兵外省。到京有需時日。本恐緩不濟急。况祇有此數。安能處處分布。

畿輔近地。俱有民團。生長北方。習於剛勁。情殷敵愾。憤者頗不
乏人。如天津之張錦文等。前於三四年間。辦團擊賊。曾著
戰功。榮譽。

懸賞。此時若

明降諭旨。某縣團練殺賊立功。除照格給賞外。仍加廣學額。豁免
錢糧。必能處處皆兵。不煩徵調。志與夫逆為讎。從前廣東
義民。為暎夷所懼。信而有徵。况

畿輔之民。沐浴

聖化。尤為優渥者乎。以臣所聞見。民間聞

朝廷為犬羊所侮。無不切齒痛心。怒髮衝冠。一見

恩旨。自當益切感奮。臣所謂俾臣民得抒義憤者此也。屢年議撫。而撫議無成。是向來主戰者。確有先見之明。非謂必不可撫。謂能勦而後能撫。非有以折其氣。必不能降其心也。僧格林沁為

朝廷勦賊之臣。歷著戰功。能識大體。臣與其並不認識。而博採輿論。均謂樸誠勇敢。能與

國家共休戚。能與士卒共甘苦。且所部蒙古。向稱富強。均有可用之力。前次天津之挫。由於逆情狡獪。而漢奸又洩我機謀。迨退守通州。布置未備。兵勇之銳氣未復。非督戰之罪也。臣愚以為

乾綱獨斷。宜專任僧格林沁一人。准其便宜行事。其餘將佐均歸節制。庶可事無牽掣。意無搖動。必可雪此讎恨。臣俯考史書。旁徵往事。若寇準高瓊之謀。不用於瀕淵。則北宋早為南渡之舉。若李綱宗澤之計。不挽於羣謀。則汴京安有靖康之憂。伏願

皇上勿為不戰所誤。勿以輕戰倖功。必能一鼓盪平。天下大局。即可轉危為安。此則臣千思萬慮。昕夕默禱而求者也。抑臣更有請者。臣才識迂拙。仰蒙

聖明委任視師。數年於戎事。稍有體會。今聞根本重地。如此危急。不禁汗流交流。寢食俱廢。僕蒙

俯採芻言。臣情願即刻北上。隨同僧格林沁身任其事。如有貽誤。願執其咎。以期殫竭血忱。稍資補救。斷不敢以孟浪之談。上惑

聖聽也。

硃批覽奏已悉。現已退守臨淮。況圍攻鳳陽二城。賊氛正熾。汝斷難遠離。所請勿庸議。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奏。九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初四日奉

上諭。圓明園地方。有土匪出沒。若不即早肅清。將來聚集日多。更難撲滅。於餉需文報往來。均有關係。著僧格林沁等。迅即派員

招集潰兵。查拏土匪。疏通道路。是為至要等因。欽此。拏業經派員帶兵。時常前往巡查。以期鎮定人心。查該夷因前獲之吧嘎噠等三十餘名。已死過半。是以於初五初六等日。復又分股燒毀。

圓明園三山等處。拏望見煙氣沖空。寸心如割。即馬步官兵。無不憤恨。即欲拚死一戰。因該夷已踞守安定門。一經決裂。轉於撫局有礙。此皆拏督率無方。惟怯無能。以致該夷如此猖獗。現經恭親王。節次給與照會。撫局漸有就緒。已定於本月初八日。踏看住宿地方。初九日給與銀兩。初十日定議。有無變更。尚難據定。所有北面之防。未便稍緩。前

飭營總穆騰額已革守備李萬年前往古北口。查看地利形勢。並將熱河官兵撤回守護。

圍庭古北口雖有馬隊尚形單薄。所有密雲提標官兵前經飭令回營。擊現已劄飭署提督成保即日前赴古北口。帶領提標官兵會同副都統烏蘭都妥為布置防守。並飭令密雲協領恩成選擇官兵五百名前往古北口駐紮。以厚兵力。統歸成保管帶。至現在近京一帶馬步官兵為數甚多。雖係敗潰之餘。仍係當年勁旅。所有續調各省援應均係綠營官兵練勇。未必即能得力。且現在捻匪時思北竄。不得不豫為防範。所有山東河南援應兵勇擬請暫緩前

來。儘日內撫局已定。可否由鄂行文阻止。令其折回。以免南路空虛之處。伏候

訓示遵行。至附京一帶。雖有土匪。乘機搶擄。經各處拿獲者。隨時正法。並經出示曉諭居民。格殺無論。近日稍形斂跡。其京北密雲等處。均有養病養傷官兵。此外潰散官兵。隱於各處者。亦所不免。鄂已而飭成保。沿路查看。除病傷之外。俱令來營歸伍。如查有擾累居民情事。即行就地正法。鄂仍另行派員各處梭查。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奏。派員防守古北口情形一摺。據稱和議漸有就緒。有無變更。尚難豫定。古北口雖有馬隊。尚形單

薄。現飭成保帶領提標官兵會同烏蘭都布置防守。並令密雲協領恩成帶兵五百名前往駐紮。統歸成保管帶等語。俱著照所議辦理。至山東河南援應兵勇前已有旨諭令慶慶文煜等行至直隸境內即行紮住聽候調遣。該大臣無庸再行文阻止。附京一帶土匪肆搶。前經該大臣等奏稱已派西凌阿帶兵在清河紮營。朕聞該處併無官兵駐紮。該都統係在何處避匿。著僧格林沁等查明奏。仍責令派出各員認真查拏。即行正法。不得有名無實。

甯夏將軍奕梁奏竊於八月初五日將甯夏滿洲營選派官兵一千餘員名繕摺請

旨助勦緣由。具奏在案。頃接陝甘督臣樂斌函商。擬先派官兵五百餘名。並添派涼州莊浪滿洲營官兵五百員名。共一千餘員名。趕赴通州軍營。以資防勦。旋准護理陝甘總督林揚祖來咨。據督臣樂斌函開。接到陝西巡撫譚廷襄咨稱。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諭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等省。調兵赴通。已據報陸續起程等因。欽此。恭錄飛咨前來。並稱夷情驕悍。恐未必遂能就撫。亟應厚集兵力。以壯聲威。迅照陝甘督臣樂斌函內情節。照數遣送精壯官兵。配帶軍裝器械馬匹。催令速急起程。馳赴通州。聽候調遣等因。督遵即趕緊照辦。惟恐有誤。

事機。遂將前次奏明敬備調遣通州助勦官兵一千餘員。名內復加選派得力之官十六員。精壯兵五百名。分配軍火器械。作為二起前進。所有派往協領依鑑額。管帶頭起。於八月二十日起程。協領巴普征額。管帶二起。於次日起程。各給咨文。迅赴通州大營。以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山西巡撫英桂奏。竊臣欽奉

上諭。夷兵直犯京師。勢甚猖獗。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等因。欽此。當即欽遵。飛咨大同鎮。且慶德。帶領本標官兵二十名。臣在省挑選精兵一千名。各赴

京城取齊。相機勦辦。並調平陽營參將珠爾杭阿等。兼程來省。將各兵分起管帶。一面調取馬匹。以備應用。將大概情形。先行馳奏在案。茲據帶兵將領先後來省。所調營馬二百匹。亦經到齊。本可星夜趕行。適值陝西官兵。尚未全出晉境。民間車馬。不敷周轉。已令分作三起行走。且隨後督率前進。定於初六日。備帶餉需五萬兩。星夜起程。

硃批。知道了。

英桂又奏。正在拜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現在該夷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大肆猖獗。著英桂趕緊統

帶精兵。星夜前來。毋得遲延等因。欽此。臣已先派平陽營參將
珠爾杭阿等管帶省標官兵。分起前進。並咨大同鎮臣慶
德。由宣化府一帶。至近京取齊。相機攻剿。第恐兵力尚單。
應再添調太原鎮標官兵五百名。派委太原城守尉慶瑞
統帶。作為後路應援。以資得力而壯聲威。

諭軍機大臣等。據英桂奏。派兵分起前進等語。據稱先派參將珠
爾杭阿管帶省標官兵前進。併咨總兵慶德。由宣化府一帶。至
近京取齊。復添調太原鎮標官兵五百名。派城守尉慶瑞統帶。作
為後路。除珠爾杭阿等所帶官兵。應隨英桂駐紮直境外。其慶
德所帶一軍。如由宣化而來。亦可留於京城西北一帶。拏辦土

匪著勝保斟酌辦理。本日據袁甲三奏。已派張得勝帶得力勇丁一千二三百名起身。並穆騰阿自請帶馬隊一百名前來。都與阿尚無起程之信。如穆騰阿先到。即著該都統。幫辦勝保軍務。其苗練一軍。據傅振邦奏。苗沛霖稟稱。自濟南一挫。而須再加整頓。未能遠出。該提督已派協領恆齡著帶兵勇一千五百餘名赴京。到時著歸勝保調遣。至山東曹勇三千名。據杜翻奏。稱趙康侯等統帶。已於九月初一日起身。現因檢匪意圖北竄。山東兩境空虛。已諭令杜翻。文煜酌量令此項團勇折回。隨德楞額助剿。如日內業已到京。即著勝保察看。斟酌去留。並籌給糧餉。毋令缺乏可也。

又

諭前據恆福奏稱。本月初八日。可以抵口。現在營已駐紮該處。設立糧臺。所有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黑龍江馬隊二千名。並僧格林沁新調之密雲官兵五百名。均應由糧臺支放口糧。本日據戶部奏稱。密雲縣收存僧格林沁糧臺餉銀十八萬九千兩。請解熱河。此項銀兩。即著恆福派委委員。提至古北口糧臺。以資接濟。仍責令經手委員。覈實支放。毋得虛糜。是為至要。

壬寅。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於九月初二日。在長新店行次。將探明道路。剋日馳赴古北口。駐紮等情。奏明在案。拜摺後。即於初四日。自長新店啟程。繞道玉泉山後之洪山。

口行走。途次詢之居民。據云前日尚有夷人。在彼登高瞭望。南北海濱。尚有夷營。該夷出沒無常。時有夷隊四處巡探。等語。於是日經過該處。未經見有夷人。旋即由昌平州屬之沙河。順義縣屬之石槽村。暨懷柔密雲等縣前進。察看沿途地方情形。均尚安靜。於是於經過各縣時。接見該縣令等。諭以

聖駕現駐熱河。所有各省奏報。以及夾板欵奉

硃批

廷寄等件。往來馳遞。最關緊要。有驛州縣。除額設馬匹外。酌量道路遠近。再行設立腰棚。其無驛處所。趕緊購買馬匹。妥為

添設業經札飭昌平州順義懷柔平谷密雲等州縣一律
趕緊照辦並分札該管之霸州道北路同知轉飭遵照一
面札飭省局司道在於通省有驛州縣內酌調協濟復於
道經密雲縣會晤副都統玻崇武等即選派駐防官兵分
赴

京城及海淀等處往來輪流偵探該處有無舉動情形隨時
馳報以期聲氣相通茲於九月初八日行抵古北口所
有駐口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並續調各官兵一切應支
口分遵即議設糧臺妥為支應並接臬司吳廷棟詳稱該
司已於本月初五日遵

諭由宣化府啟程前來。日內亦可抵口。一切糧臺驛站應辦各事宜。一俟該司到口。即會同詳細籌辦。不敢稍有疏忽。以冀上慰。

宸厯。伏念。李前次奏請隨

扈。欽奉

硃批。勿庸前來。俟夷務定局。迴鑾時。赴口接駕等因。欽此。李現既奉

命赴口駐紮。業已馳抵口上。相距熱河不過二百里。近依行在。瞻應彌殷。惟有願懇

天恩。准令李馳抵熱河。泥首

宮門叩求

聖訓。俾一切應辦事件。得有遵循。不勝瞻戀待

命之至。

硃批。知道了。汝現已抵口。一切籌畫糧餉。疏通文報。暨展查奸宄。彈壓地方。在在均關緊要。仍著督緩來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明奏。帶兵馳赴熱河。並據寶山奏。武京官兵。亦由喜峯口行走等語。諒該將軍業已起程前來。現在古北口。設有防兵。布直尚為周密。喜峯口一帶。無兵防守。甚屬空虛。著玉明行至該處。體查情形。即將所帶官兵。留於喜峯口。或分紮白馬關等處。以資守禦。所需糧餉。前已批示該將軍。妥為籌

畫。如一時不及接濟。著就近由山海關糧臺支領。王明著仍馳赴行在。此項官兵。即交帶兵各員。嚴加約束。隨時操練。並分布要隘。認真盤查。是為至要。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恆福奏。現已抵口。并懇馳赴行在。已批示暫緩來見矣。黑龍江官兵。陸續由熱河赴口。不日即可到齊。現在兵數既多。必須大員統轄。以一事權。所有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黑龍江馬隊二千名。密雲步隊五百名。均著歸恆福調遣。此項官兵。素稱勁旅。著督飭各帶兵官。勤加操練。不可令其日久生疲。至密雲縣。暫存僧格林沁糧臺銀十八萬九千兩。現在曾

否全數提到。各項官兵口分。即由此款動用。仍照戶部議定防
兵口分。按數支發。當此軍需浩繁。經費支絀之時。務當嚴飭辦
理糧臺各員。得節出入。覈實支銷。毋稍虛糜。

善辨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六